

人中書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人中畫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季龍丑下

唐秀才持已端正

元公子自財家都

詩 坐懷不亂古來誇。

閑戶辭人也不差。

曰 試看簷前無錯點。

勸君休採路傍花。

話說蘓州府長汀縣有一個少年秀才姓唐名辰字季龍他生
雙眉聳秀兩眼如星又兼才高學富凡做文章定有驚人之
計雖貧住的房屋花木扶疎大有幽野之致結交的朋友多
書高人若是富貴蹉跎之人便絕跡不與往來看他外貌
個風流人物誰知他持已端方到是個有守的正人除了交
日只是閉門讀書又因他孤高與衆不同尋常女子雖以

以年紀二十尚未受室一日聞得虎邱菊花盛開約了一個朋友叫做王鶴字野雲同偕虎邱去看二人因天氣晴明遂不備船便緩步而行將到半塘只見一帶疎竹高梧圍繞着一個院子院子內分花間柳隱隱的透出一座高樓樓中一個老婦人同着一個少年女子伏着開窓低頭向下不知看些甚麼唐辰忽然着見着了一驚再定睛細看只見那女子生得

白勝梨花紅勝桃

黃金弱柳遜纖腰

若非國色天仙種

安得蓬容絕代嬌

唐辰看了不覺稱頌道好美女子王鶴忙止他道低報恐怕有聽見唐辰微笑低頭而走走了幾步王鶴笑道季龍兄平素耽

為何今日忽作此態。唐辰笑道：「連我亦不自知其故。」弟覺光輝
一寸心已蕩，有不客入。矯持者王鶴道：「此女果然絕色，但不知
小姓甚。」唐辰道：「偶然動心，自是本來好色之先天。若一問姓名，
墮入後天，有犯聖人之戒矣。」王鶴笑道：「且請問君子思淑女，
輾轉反側，為先天乎？為後天乎？」二人相視大笑，不覺步到虎邱。
見菊開大盛，二人玩賞多時，遂相携上樓，沽飲，不期上得樓來，
有一個老者在樓上獨飲。那老者怎生打扮？只見
頭戴紗巾，身穿直裰，几根鬚如銀，見肉兩隻耳垂珠貼腦，口
含吟。知其為能詩之子。美準頭帶赤幘，其為好酒之劉伶。若
藏名君子，寔是玩世高人。

引老者正在舉杯獨酌，忽見唐辰與王鶴上樓，又見唐辰年少風流，儒雅便放，下酒杯立起身，將手一拱道：「二兄請坐。」唐辰與王鶴打恭道：「老先生請。」遂同坐於對面。那老者道：「二兄高姓？想因貴兄而來麼？」唐辰道：「我二人因菊花盛開，開步至此，偶思小飲，不疑驚動長者，殊為得罪。不曾問長者尊姓。」晚生馬啟先通那老者道：「學生姓莊名臨，別號敬庵，是湖州人，偶寄居於此。」唐辰與王鶴道：「原來是中翰老先生。」莊臨道：「不敢。」二兄亦乞見教。王鶴道：「晚生姓名鶴，唐辰道：「晚生姓唐名辰。」莊臨道：「久聞大名，因命跟隨童子，中兩付鍾箸，送酒同飲。」飲酒中間，扳今吊古，談論說水，彼此投機。人家破軍家飲，飲至半酣，忽見一隻大酒船泊在樓下，船裏通牒。」

樓窓相對

十一女子時時掀起簾兒看，有唐辰微笑唐辰也。

在心又飲了。

一會遂與王鶴起身辭謝道：「晚生俱醉矣，不堪再。」

莊臨道既。

此請到小寓吃茶罷。遂叫家人「美還酒錢」，三人同。

樓上上了。

船搖回半塘門前上岸。王鶴辭道：「本該登堂叩謝。」

幾步不蒸。

改日朝誠再拜。何如？莊陪笑道：「學生與二兄形骸。」

已略去，何又作此俗談？」

三人俱笑起來，遂同入室中，叙禮畢，莊。

分付童子，請茶到後樓上來吃罷。

因邀二人入內，穿過後堂，由。

檻畫齋首。

至後樓，二人到得樓上一看，只見疎竹高梧，圍繞小。

即初來時所見美女子，佇立之樓也。

相顧微笑，暗以為奇。再。

樓內上懸一匾，題着「醉陶樓」三字。

再往樓下一看，紫曲。

滿院花

映插道觀於海者難為水小院疎英殊無足覽聊以效

野人之言唐辰謂天下豈無菊古今盡屬陶家花以之靈耳今有

先生

此覺滿院之菊皆含陶家風趣不獨虎豹城僧幾令天

下秋英皆失色矣徘徊賞玩恍置身於五柳之前何幸如之莊臨

笑道承兄過譽吾何敢當不一時童子送上松茗二人啜茗觀玩

只見院子外一個少年穿着一身華服走了過去又走了回來只

管觀着樓上唐辰與王鶴低低說道此人想是看見龍女故作

態王鶴道你認得此人麼唐辰道我不認得王鶴道此人叫做

晏是個狀公子言訖早又是美酒佳錦靠著樓窓看菊小飲飲不

幾杯王鶴問道甚溪大郎人文淵藪老先生為何遷居於此

見國威者奴們道此事有難顯言者然承兄下詢不敢不告
止生一子一女小女雖博一領青衫然庸腐之才僅可以持門
小女雖閨中弱質而孟光風範自顧不減學生與老妻最為
得得深淵而事之而服郡鄉紳子弟不肖者多往往與之
舌故遷居于此以避之王憲道原來如此不知老先生曾為令
還有佳偶否莊陪笑道有到了尚不知机緣何如王鶴見莊
說話有因就說道老先生既有其人晚生願執斧柯何如莊
王兄若肯撮合再無不諧之理說罷大家默會其意不好再言
飲到抵暮二人起身辭謝莊臨猶戀戀不舍臨行又問了居止
別王鶴一路上與唐辰說道觀莊老有意于兄此語何如

村美。辰過。一見。初。非。有。意。中。之。遇。亦。出。無。心。而。不。知。所。
過。即。所。也。二。進。城。各。別。步。莊。時。來。拜。唐。辰。就。留。在。
家。中。自。一。日。中。時。見。唐。辰。居。止。幽。雅。少。事。風。流。又。且。少。年。未。娶。
其。是。觀。唐。辰。見。莊。時。為。人。高。尚。人。且。閨。中。有。美。愈。加。親。厚。過。了。
此。時。且。難。揣。知。其。意。以。乘。間。對。莊。時。道。老。生。久。懷。冰。清。之。望。唐。
季。亦。可。清。前。清。風。流。無。心。契。合。此。中。大。有。天。緣。晚。生。欲。以。一。縷。
紅。絲。為。兩。姓。作。赤。繩。之。繫。不。識。可。否。莊。時。笑。道。學。佛。者。有。此。意。今。
月。野。雲。九。道。及。可。謂。深。得。我。心。矣。敬。從。台。命。主。鸞。遂。與。唐。辰。說。知。
不。比。擇。日。行。聘。自。勝。之。後。前。婿。更。加。親。厚。正。是。

緣分定便相親

每向無因作有因

處世不知多計較

老天作事勝於人

再說唐辰王爺在村上看見院子邊走來走去的，那個少年姓
名晏字子過是個大富公子，為人雖極鄙俗，却每每強作風流，
定下花鄉宦女兒為妻，他終日東遊西蕩，看人家婦女這日，
虎邱從花園邊過，看見樓上美女，便着了迷，只管走來走去，不
到了下午，樓上美女不見，換了幾個男人吃酒，便十分掃興，也
心往虎邱，只在院子前後，戀戀不捨，忽後門裏走出一個老婦人
來，他認是張媒婆，因上前迎問道：「張婆婆，那里來？」張媒婆認是
公子，因答道：「我在這裡賣些翠花，天晚了，要進城去。」二人便同
而走。元晏問道：「這是甚麼人家？」張媒婆道：「他是湖州莊家。」

此有個小姐要我孫他做媒，只是老命難說話，我替他講了，几
頭親事，都不成。今日是他小姐要買翠花，我做此送來。元晏道：這
是他家女兒，托你講親，你何不繼承了我張媒婆，道你現今聘下
花小姐？今日口備娶，你不去幹正經事，却說這些戲話。元晏道：
我寔意如此，到不是戲話。張媒婆道：若是寔意，你聘下花小姐，那
個不知他難道肯與你做小？元晏道：若依你話，這事成不得了。我
便是死也張外婆笑道：這又奇了。你又不認得他小姐，前長兩短，
為何要死起來？元晏道：我早間打從他園外樓下過，我見他小姐
一貌如花，伏着樓窗，看見我過，便低着頭向我含笑，着寔有意。我
引得我魂飛天外，若是要他不得，豈不要想死？張媒婆笑道：他

小姐果然生門標致，怪不得你想他為人正氣，言笑不苟，怎輕易向人含羞？元晏道：他若不向我笑，我想他笑甚麼？你既在家走動，這件事要賴在你身上了。張媒婆道：你的事怎賴在我上？元晏道：我也不自願在你身子，送你十兩白銀，煩你假借一見莊小姐，說我樓下窺見，相思之意。他若不肯應承，我只得死罷了他。果若有意，你能設法使我會他一會，我再謝你五十兩。不與言。張媒婆道：這事難難，他是宦家小姐，叫我怎生開口？要消你不消說許多難。他小姐已百分心肯我，故此央你你去，只消微微勾搭他，自然領會。我若沒有几分把柄，我肯拿銀子？送你張媒婆道：若果有意，便好。倘若無心，打也有罵也。

將這好土願送斷了。既是元相公托我待他些時，替你去走一遭。
三人謝罷，各自分路。元晏道：「你明月遲些出門，我絕早還有話來。」
與你說二人別了。到次日果然元晏拿十兩銀子，到張媒婆家，送
與他說：「今日就要煩你去走走，我在家守候。好音張媒婆接著十
兩銀子，心內歡喜，因說道：「元相公而」只得去走遭，但不知是禍
是福。元晏道：「你是福。」言訖就去了。張媒婆將銀收好，暗想這事
想必有些因緣。此人著魔，捫到午後，又尋些奇巧珠兒，送到家
來。此時莊奶奶正午睡，遂走到莊小姐房裡來，那莊小姐名喚王
燕王燕者，見張媒婆來，叫他坐下。張媒婆道：「昨日的翠花不甚好，
我今日尋了幾箇巧的來與小姐因開簾子，取了出來，道小姐你

齊好麼。王燕道：果然比昨日的好些，只是勞你送來。張媒婆道：我
一為送翠花米，二為你昨日說樓下菊花好，因老爺有客吃酒，不
曾看得。今日小姐可領我去看看。王燕道：這個使得。遂領他到樓
上來。張媒婆看見許多菊花，便滿口稱贊道：果然好極了。不得人
人要賞。王燕道：我平時也不甚上樓，每年只到菊花開，未免要上
來看。看張媒婆笑道：菊花雖彼小姐看得好，只怕小姐又被牆外
遊人看得好哩。王燕道也說得是。我們下樓去罷。我明日再也不
上來了。張媒婆笑道：我說戲耍子，小姐為何就認真起來。王燕道：
不是認真，你雖是戲話，想起來寔是有理。我女孩兒家，倘被輕薄
人看見背後說長說短，豈不可恥。一面說，一面就回身離了樓臺。

已張媒婆道：「小娘這等謹慎，未必有人肯見我。且問小娘城中，有
個有名的風流元公子，昨曾打從園外樓下過，不知小姐可曾看
見？」張媒婆正色道：「你這話說得沒理了。我一個閨中女子，曉得甚
麼元公子？你忽然問我起來。」張媒婆道：「我是開話兒問問。」玉燕道：「
你却是開話兒，偏波倚兒聽見，傳到老爺耳朵裡，大家下便。」張媒婆
聞言，吐舌道：「小姐面前，原來說不得戲話。這等是老身不長了。」玉
燕道：「不是我敢唐突你。我老爺與奶奶家，教從來如此。」張媒婆聽
了，便不敢開口。遂同下樓來，吃了點心茶，就辭出來。一路想道：「我
纔說得一句，被他說了許多不是。若再說些不儘話兒，定然要
打。」了這等烈性女子，如何講得私情？我幾乎被他誤了。又想道：

事既不成，怎好受他銀子，欲還還他，却又捨不得，莫若且含糊四
日，再作區處。遂走到元家，對元晏道：「老身今日到他家，見他家請
內眷賞菊花，不得與小姐私語，只得回來，隔一兩日再去。」方有
信。元晏道：「怎如此不湊巧？」張娘娘千萬留心。我望信甚急，張媒
道：「元相公不消着急，我自然上心。」遂辭了回來，走到自家門前，只
見一個家人立着等他。見他回來，因說道：「張娘娘回來了。」我家太
太尋你去說話。張媒婆道：「沈阿叔呀，可曉得花太太尋我做甚麼？家
人道：「我們不知，叫你就去。」張媒婆見家人催逼，只得同他來。原來
這花太太的女兒，叫做花素英，就是定與元晏為妻的。張媒婆走
到見花太太道：「不知有何事，叫喚老身？」花太太道：「素英小姐，我前